

永樂大典

卷七千六百七十
七

永樂大典

卷七六七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十九庚

庚

盤庚篇五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

心。

書傳會選蔡氏傳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恐浮言之合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陳氏大猷曰

民已涉河。後不肯遷。是二而不一也。今于命汝一意決往不可疑。二起穢惡以自臭。敗應上文臭厥載而言。使速濟也。于恐人盡惑汝。倚汝之身使不正。迂曲汝之心。使不直。心顛倒。利害昏迷。喪亡無日。鄭季友音釋經注。案俱反。音與于同。廣韻又音舒。孔安國傳今于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不

欲徙。又為他人所誤。倚曲迂僻。陸德明釋文穢。於廢反。倚。於研反。徐於音反。迂音于。僻音亦反。孔穎達正義今于至自臭。正義曰。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譏。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黃度書說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一

故不變。起於穢必自臭。予遷績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

奉畜汝眾。

書傳會選蔡氏傳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績汝命于天。于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眾而已。呂氏曰。舊

都圯壞。天將斷命。今我因水患未甚而遷。是迎遷接績汝之命於天也。于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乎。用以承汝畜養汝耳。鄭季友音釋經。善許六反。傳有。在案反。孔安國傳迂。迎也。言我徙。欲迎績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眾。陸德明釋文迂。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孔穎達正義傳迂。迎至汝眾。正義曰。迂。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績汝命於天。豈以底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眾。臣民耳。史浩講義若乘舟至用奉畜汝眾。若乘舟者。方其涉河。請以舟喻也。夫作舟所以濟險。險至而弗肯濟。則舟將

腐爛爾故曰臭厥載也。忱誠也。汝誠不屬。我以共濟。將相與沈溺於水。爾正若此舟之不用也。汝不措其可否而自起怒厥疾。安能有瘳。耶。汝不謀其長短而思乃災。其憂安得不勤耶。患至而自怒。災至而勤憂。則失其性命之正。其淪胥以亡。宜矣。今其有可安之理。後亦罔知自保。則亡無日矣。何能享其生於上乎。命汝一者。使之一其心。而惟上所令。勿起穢德。以自底於臭腐。期於速濟而已。夫人不立已。而使他人得以倚乃身。心懷猶豫。而他他人得以過乃心。形雖未亡。而生亡矣。予今諄諄正欲為之。續其命于天。豈待其底而迫汝。乃畜汝而不使離散而已。盤庚之愛民深切矣。責度書說。恐人倚乃身。至用奉畜汝衆。人且誤汝。偏倚汝身。迂曲汝心。終必有災。不服常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故予今將迎續汝命于天。予非底脅汝。用奉承汝畜養汝而已。紮齋表變書鈔。今予命汝一。至用奉畜汝衆。一即是前忱字。盤庚深恐民心之中變。後渙然而散。故命之。以。使其心常如今日。則遷都之事庶幾有成。若今日欲遷。而明日不肯遷。是終始不如一也。汝心才不一。則是起污穢。以自臭敗。當時之遷。亦不下數萬人。人縷衆。則其間必有姦究之人。倚衆以為亂者。故曰恐人倚乃身。言汝雖欲遷。又恐有人倚爾之身而為亂。可不謹哉。迂乃心者。爾之

永樂大典卷七十六百七

二

心本自正直。又恐有人將利害之私來蠱惑汝。使不欲遷。則正直之心反為迂曲矣。汝前日在景邑。幾被水害。汝之生理幾絕矣。我今日遷使之在安樂之地。是我再接再續爾之命于天也。我又非以底利驅迫汝使之遷。我之本意。正要畜養汝衆。使汝得全其生。爾拙齋林之奇。全解汝不謀長至用奉畜汝衆。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則是汝以憂自勤。猶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今其有今同後。汝何生在上。顧氏云云。見止長。蓋亦責其遠慮也。夫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蓋一言而決矣。今乃至於紛紛而莫定者。則其心之莫適為主。故浮言得以搖動之。而無適從也。是以盤庚既責其不以誠忱事上。則遂告之曰。今予命汝一言。汝但能一汝之心。而不徇於前之私。則利害之實見矣。利害之實見。則是其不欲遷者。徒起穢惡。以自取臭敗而已。此亦所以申前文若束舟。汝不濟臭厥載之義。蓋反覆開譬。以盡其意。猶上章既言若農服田力穡。又曰。惰農自安。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皆首尾相發明之辭也。我之所以命汝以一其心。無起穢。以自臭者。蓋恐群臣之傲上。從康者。欲徇其私。則倚託乃之身。而迂僻乃之心。遂使爾民怨誹咨嗟。而不欲徙。則彼得以為之辭也。予之諄諄告汝。以禍福利害之實。亦豈有他哉。蓋將導迎

汝於善康之地。而續汝之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而使違哉。凡以畜養爾衆而已。此蓋所以總結其前之義也。先王之遷。鮮亦不浮于天時。故予續迂乃命于天。是亦將修人事以狀天而降災也。先王不懷舊邑。視民利用。遷俾汝惟喜康。非汝有咎比于罰。故予豈汝感。用奉畜汝衆。是其志蓋亦不在於咎罰汝。而惟欲使爾享其利也。先王之遷也如此。吾之遷亦如是。是則予之遷也。豈啻百姓以從己之欲也哉。蓋所以順民之心。以祈天永命而已。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則美與命相待。而後立者。故能承古以遷。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逆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絕。使爾衆有復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予言之屢矣。而盤庚之所謂。逆續乃命于天之說。其義尤為深切。著明。故復論之。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其命靡常。而不可取。必於其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也。聖人治天下。其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吾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而為福。去凶而為吉。其至於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焉。且以堯舜觀之。以堯而生丹朱。以舜而生商均。則其傳天下也。有必危必亂之道矣。堯舜知其必危必亂。將荼毒天下之

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命于天。而堯以位授之舜。舜以位授之禹。則斯民優享安且治。無以異於堯舜在位之日。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以能逆續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幾。已萌而有所變更。而振起之者。皆所以續民之命。豈獨盤庚哉。故柳子厚愈膏肓疾。賦託言秦緩論膏肓之疾不可治。而或者以為可治。其言以醫國為喻。而曰。變弱為強。易曲為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仁義為封楨。拯厥兆庶。緩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義和匪吳。秦緩於是庭。庭而自滅。野雉鳴鼎。而自息。成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秦緩於是言曰。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此言託意與喻。可謂曲盡其理矣。不明乎此道者。謂之不知命。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聖賢者。皆此道也。嗚呼。世之治亂存亡。人之壽夭智愚。為皆繫於天。而人事無所與焉。是徒為自暴自棄而已。柯山夏僕詳解盤庚上既言。汝衆不遷。是退無所稽考。徒自肆其忿怒。何時能已。故此遂言汝所以自肆忿怒者。以汝不為長久之謀。思其不遷之災。是汝自勸勉於憂愁之道也。所謂自勸勉於憂愁之道。即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

者也。惟汝衆皆自勸以憂，是汝有今日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也。無久長之計，則禍患將至，何以得久生在世之上乎？此蓋責其不能遠慮也。盤庚既責其不能遠慮，故又告之曰：汝雖不能遠慮，無意於遷，然其意已決，命汝之言已一定，而不易。汝當傾心一意，順從以遷，不可復鼓浮言以惑衆聽。若鼓動不已，則如穢惡之物，今幸沉後在下，不可攪動。若攪動之，則是起穢，非特臭及他人，亦所以自臭。譬如浮言者，特鼓動，今幸稍息，民有從遷之意，不可再鼓，則非特害民，而汝群臣亦自害也。盤庚既責群臣使不得起穢自臭，故又告之曰：我所以再三如此訓飭汝等者，寔恐其中有人循其私利，不顧國家大計，則倚託汝之身而迂僻汝之心，使怨嗟而彼得以為辭，故予所以再三訓教，不能自己也。殊不知我所以再三訓教於汝者，寔以遷都之事，天將水汝命于新邑，故我順天意而從事，將迎合天意，續接汝命于天也。我豈以威脅汝哉？凡欲奉養汝衆而已，故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黃彝尚書，精義令予命汝，一王用奉畜汝衆，無垢曰：臣民聽上號令，此本心也。本心則一，不知聽上而唱和陰膚，此二三其德也。一德則言可道，行可樂，而遺芳千載矣。二三則言為無根，行為不道，是遺臭萬世也。小人欲為姦者，必倚民之身以為重，迂民之心，使從惡

宋集卷之三十一

四

其心，以謂一身一心不足，以動上，故鼓動衆人，呼吸群類，以逞其姦，必欲得志而後已。盤庚故諄諄告戒，使遷新邑，以迎續民命于天，其心可謂仁矣。夫唱和陰膚，搖動國家，使商君當此，必曰：腰斬使李斯當此，必曰：族誅。然盤庚乃方置其有衆，登進厥民，丁寧辛苦，若父兄之訓子弟，豈以刑戮威之哉？方將奉養斯民，置於喜康之地，吁！以刑罰驅民者，乃鞅斯之學，以訓誨待民者，乃先王之道也。張氏曰：夫物成則馨香，敗則臭穢，馨香人之所愛也，臭穢人之所惡也。民不聽上而惟胥以沉，則其為惡莫大於此。故告之以無起穢，以自臭，然而民之不聽上命，蓋亦在位之人無以率之故也。陳氏曰：民愚無知，恐有倚其身使不直，迂其心使不正，不直則身亡，不正則心亡，內外俱亡，汝民亦淪胥而死矣。我將導迎，接續汝之正命，使汝胥正以生，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輩乎？奉此事以畜汝衆而已。薛季宣古文訓：盤庚廷惟涉河，居民舉鳴，咄民出，亞衛咤，告周宣，斤大，編成，結勿衰，聖王廷，盤庚，萬登，進，年，民曰：明聽，朕，亡，充，失，朕，命，氓，虜，古，或，荷，后，空，亞，惟，民，出，承，采，后，胥，佩，龜，呂，亞，浮，方，兵，皆，殿，奔，大，款，先，王，亞，衷，年，馬，臣，野，民，物，周，寇，女，害，亞，志，哉，古，后，出，羣，水，女，界，女，惟，款，康，共，非，女，大，登，坎，方，劫，于，徽，顛，衰，故，新，邑，亦，惟，女，故，呂，丕，羽，年，志，今，于，時，試，呂，女，處，安，正，年，當

永樂大典

卷七六七七

女亞憂朕心出與宋乃成大亞宣馬心欲志且忱達于戈人余惟自鞠自
若若堯舟女亞游與乎爾介忱亞屬惟齊且沈亞开或乱自恙害瘵女亞
慈先且息與及女亞勸憂今开乃今宮造女何生聖上今予命女也仁退
藏且自臭忘人倚與身透與心于御商與命与只于豈女最用奉畜女厥
盤庚上篇將遷中篇已遷及河而民猶有不樂故以誠話告弗率者召
之惟謹恣至王庭進告以意謂我先王惟民之用而民亦惟后之保同其
憂戚雖有天灾鮮有不濟故有灾害之大先王不敢懷居凡所作爲必視
民之利害以至於遷欲與民同安樂而無近於咎罰之意我之和順懷此新
邑亦欲與民如意而已今用從汝之遷以圖安定汝乃不知我心困苦大
不盡心誠意而以言語見動我不可動而汝自爲窮苦如乘舟之不濟至
於臭敗所載之物操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而已不考所由沈溺自怒何
益於事汝豈可不思長久之計乃身之幾汝以浮誕相勸至於憂恤見於
今而不見其後同生於世寧可久乎今教汝誠一勿爲穢汚之端未能臭
物必先自臭恐有儉人憑藉汝身迂回汝意使汝不圖遠計以墜女命故
我逆汝之意以辱繼汝命于天非我威強服汝衆凡欲奉養汝也此而不
聽豈善自爲計乎陳經詳解汝不憂朕心主用奉畜汝衆 昔我先王憂

永樂大典卷七六七七

五

民之憂而民亦憂君之憂我今則亦憂民之憂如先王而爾乃不能憂君
之事如先王之民朕心之所困者在於欲遷而民弗從也汝曾不以此爲
憂乃皆大不宣布汝之心敬念其誠信以感動我一人方且背後扇爲浮
言以惑衆不以利害之真實者而告其上是汝心之不展布而敬念以誠
者未盡也爾之所以如此者特自取其窮苦而已豈有利於汝哉譬之乘
舟然必濟然後可不濟則舟中所載之物必臭敗矣新邑之安當決意以
遷則可若猶豫遲回而不進則無有生之理矣爾忱不屬惟齊以沉我
觀爾之誠信不相聯屬進而聞我言則惟我之信退而不聞衆人之論則
又皇惑心無定見一可一否一進一退此其誠之不屬也終必歸於沈溺
而已爾何不試稽考其是非利害之所在凡人於是非之不明而利害之
不審者失於不知稽考而已汝試稽考之則是非利害自灼然於心苟惟
不然則他日罹其禍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汝不謀爲長
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則是汝大相勸勉不從憂患也勸憂者若孟子所謂
安其危利其菑是也今雖有今日之安而後日無久長之利汝安得生之
之理長在於人之上乎今我命汝以純一其心當一心聽我言無有遲疑
進退之意起穢惡以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盤庚明言告之恐衆人

好生事者倚汝之身以迂曲汝之心唱浮言以鼓動人心遂文飾其說以謂衆人之情如此盤庚懼其有此等人汝民不可輕信也我之意但為迎遷接續汝命于天而已遷回於此舊邑則汝無生生之理是命已絕矣今則再遷新邑去危就安豈非遷續乃命乎予豈汝戚哉特奉承畜養汝衆人而已此篇專以告民併及其臣故其言詳緩優游比上篇不同明士行詳解今于命汝一。一心從上無起穢以自臭恐人五人倚伏乃身迂。乃心于迂迎續汝乃命于天子豈汝戚。臣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汝心之未。可以巨室之倚汝迂汝故也汝信之是自臭耳予之遷則所以續汝命而畜汝者也豈以虐汝乎陳大猷集傳張氏曰物倚則不正迂則不直及先迎之之謂迂。此章言當遷之理陳大猷或問林氏曰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主惟有德者能之。愚按關子明筮書所謂卜筮兆將然之機人事萌未然之應。辟康節所謂不由天地只由人者皆此理也王天與纂傳汝不憂朕心。主用奉畜汝衆。陳氏曰此言不遷之害。蘇氏曰國病也汝不憂我心之病者。張氏曰自鞠自苦與自生毒自災于厥身同意。蘇氏曰莫或考其利害者自怨自怒何損於病乎。又曰命汝一德一心也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出怨言者或惡人為人所使故告

宋樂大卷七十六百七

六

之曰恐人倚託乃身以為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鄭氏曰續繼也。蔡氏曰前告以汝何生在上謂不遷則有死之道也今告以遷續乃命于天謂遷則有生之道也。莆田劉氏曰邑居整隘水泉竭滷民之通患非君之私憂是時君民皆遷徙皆勞苦君軫民之患而民不恤君之憂故盤庚反覆告戒比之上篇尤切乘舟者期於濟弗濟則所載之物臭敗於中流矣行道者期於至弗至則養生之具蕩析於半途矣胥沈言懷安必死於溺也曷瘳言胥怨何損於病也勸憂猶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也。有今因後猶俗言有今日無明日也自鞠自苦自怨自臭言自作孽也倚乃身迂乃心言趨利避害當勇猛而決烈不當迴曲而前却也迴曲二字乃民心迷惑而然曰欽曰忱曰謀曰思皆自其心之迷惑啓迪之使之曉然更相告語去舊都至新邑溺者更生矣病者有瘳矣憂者怒者鞠者苦者皆樂業矣不遷之害如彼遷之利如此汝曷知所擇乎曰遷續乃命曰于豈汝戚曰奉畜汝衆其意愈確詞親切其言愈雍容和緩三代君臣相與如此視秦漢以下詔令不侔矣吳激纂言今于命汝一主用奉畜汝衆。爾既從我涉河矣或尚有二心而遲滯於行今于命汝專一其心無再起穢惡問其從上之善心以自致臭敗其舟中之載恐之浮言誑惑偏

倚汝之身迂曲汝之心使汝身心顛倒利害昏迷不知不遵則將有沉溺之禍故我今因水患未至之時而遷是迎逆接續汝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子豈是用威勢驅迫汝以遷乎蓋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欲汝得全其生矣融堂錢時書解汝不謀長至用奉畜汝衆上節但言民不能憂君之憂於此却言民無遠慮是自勸其憂極言民命所係在此一舉尤緊切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書傳會選蔡氏傳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孔安國傳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美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陸德明釋文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孔穎達正義予念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進美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言我至先人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与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

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要義言湯勞爾先則此所責者世臣拙齋林之奇全解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王之所以施其政教於民大抵審其風俗之所尚而利導之故民之從之也輕亦曉然知利害好惡之實無龜勉不得已之意此所以用力寡而就效衆也殷人之俗尊神尚鬼而不敢慢彼其心蓋以鬼神於人吉凶禍福其應如響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而不可欺也故嚴威儼恪而事之盤庚審於其風俗之所尚故其所以告諭民而率之以遷者既為之明言遷都之為利不遷都之為害而丁寧激切之辭蓋尤嚴於鬼神之際上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者蓋言我先王與乃祖在天之神靈昭昭乎其不可欺我之所以事先王則不可以不遷爾知求其祖考則不可以不從我而遷也其所謂因其風俗之所尚而齊以政教者既已致意於此矣至於此篇反覆諄告以盡其義極陳其鬼神吉凶禍福之應而不厭其辭之繁縟也曰神后曰高后曰先后皆指自湯而下至於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其稱謂不同者特變其文耳亦

猶舜典之言藝祖文祖本非有異義也而先儒以謂皆指湯而言其說非據下文稱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殷降大害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為專指成湯乎况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臣民之父蓋無有遠事成湯者以是知其所稱神后商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獨數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唐孔氏亦覺其非故從而為之說曰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此蓋欲庇蓋先儒之失而強為之辭矣夫言祖而連父於其所未嘗遠事之世無是理也盤庚言我思念我先后自湯至于祖乙與爾先祖相與勤勞擇利而遷是爾之先臣在于前世有大勤勞于我商家故我大進用爾於列位用以緩懷汝使汝各得其所安以無忘先世之德也黃帝卿尚書精義無垢曰予所以不忍用威刑以治汝罪而奉養汝眾者以念我先王曾勞勤汝先祖同成此大功業汝實先正子孫我當念舊不忘是以大能用進汝於士大夫之列方且誠心訓誥以懷來汝心庶幾回心易慮同此遷都之舉汝知其所以然乎呂氏曰言我之所以遷者我蓋念我先神聖之后已曾慰勞爾之祖先了我先王前日既慰勞爾之祖先今日烏得而不羞養爾何故前日之民便是後日之民我之所以遷都緣要懷安爾故如此我若不要懷安爾我又何苦如此仁山金履祥表註今于命汝一主勞爾先 今我體民亦體先王之

水滸大業卷七千六百七

八

王之意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

朕民

書傳會選蔡大傳陳父崇大也朕地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

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害之也都季友音釋傳能為士榮黃度書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主曷言朕民 神后高后皆湯予念湯勞來爾先人使作德故予亦大能進爾於善用綏懷爾則既然矣我若不遷政教不行陳腐于此則汝何能善湯必大積高降罪疾于我而言曰何得害毒我民陳經詳解在朝之臣其父祖昔嘗為先神后之臣我先神后既勞爾之先故我所以羞進爾用懷安爾亦念我先神后之故汝豈可不知此意當遷而不遷則失于政也不當遲久而久是陳于茲也我高后之神靈對越在天重降罪疾於我且曰何故害我之民而不遷乎此盤庚罪己之意既言高后之罪罰及已然後害及於民及於臣又及於其具乃具王者質之鬼神以為誓者也陳大猷集傳新安王氏曰神后言其神明高后言其功

永樂大典

卷七六七七

德崇高，先后言其在先一也。林氏曰：史雜出以著一代之制，蓋作大體。孔氏曰：崇重也。朱陽曰：崇，積多之貌。愚曰：予念我先神后，撫勞爾祖先，故予大欲益養爾，用懷安爾而然也。若不欲養爾，安爾何苦欲違？析安王氏曰：當違而不違，是謂失于政。陳子此舊都，高后將重降罪疾以責我曰：何故不違，而徒在舊都，以害吾民乎？上篇告群臣，故以賞罰為戒，中篇告民，故以禍福為戒。林氏曰：先神齊全群，仁山金履祥表註失于政以下君不體民之罪。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勿孫有比，故有美德。

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言傳會選蔡氏傳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汎言商之先王也。切

孫盤庚自稱之詞，比，同事也。喪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同心，以違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勿小之孫同違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那季及音釋經，此，此至人。傳樂，音洛。孔安國傳失于政，至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文於此而不從，湯必

永樂大典卷七六七七

九

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從乎？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同心。徒，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勿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美德。至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陸德明釋文重，且乃及又直恭反。孔穎達正義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已也。我所以必須從者，我今失於政教，陳文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從，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從乎？我既欲徒，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勿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徒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崇重至徒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火也。孫炎曰：陳君之火，火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火之義。傳不進至心徒。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群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傳及之。傳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美為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要義陳為火。古者塵陳同。

黃度書說汝萬民。至汝罔能迪。生生充其類進善不已也。易曰生生之謂易。盤庚言我不能進爾於善。湯且降罪疾於我。汝萬民乃不能以類茂。長於善。暨于一人。借之大道而同心焉。湯亦大降與汝罪疾。曰何以不及我。幼孫協比。而致有差爽之德。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絜齋未變。書鈔于念我先。至汝罔能迪。此是告民。謂我先神后亦曾勞爾之先而違。我所以進爾於此。用懷來爾羞。即王命衆悉至于庭之意也。都邑圯蹶。我若久於此而不遷。則高后定降罪疾于我。何者。我今日所有之惡。先王之民也。水患將至而不遷。是我虐其民。既虐其民。何所逃罪。今我欲遷汝。萬民乃不與我同心。先后明明在上。自上罰汝。汝何能迪乎。迪者道也。言無辭也。絜齋林之奇。全解失于政。至暨于一人。歎同心。我惟用大進爾。以綏懷爾。故足以慰爾。先后與夫乃祖父在天之靈。蓋先后乃祖乃父之心。惟欲後之人各安其居。而無蕩析離居之患也。苟我失其政。而為臣民之所沮抑。不得率汝以遷。陳父于此。秋邑而違。其沈溺重聽之患。則是我之優游不斷。有以致之然也。故我商后乃赫然震怒于上。重降罪疾於我。其意若曰。汝何為虐我民。不能擇利而遷乎。惟我高后之心。必欲使我重愛斯民之命。擇利而遷。今我既有遷都之定謀矣。而汝萬民乃安於逸樂。

水樂大典卷三六十七

十

憚於勞苦。而無趨事赴功之意。以與我一人。協其謀。謀同心以遷。則是汝眾之罪也。繼之曰。汝萬民乃不生。暨于一人。歎同心。先儒以生生為進進。不如蘇氏之說。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張子平賦曰。盤庚作詰。率民以苦。蓋其自取遷毫也。將使斯民去其奢侈急惰之習。而為務本力農之事。是所謂率之以苦。惟其率之以苦。故告之以是。而又以樂其生。生者。勤動懇懇。其言不一。而足。既曰。使萬民罔不生。生。又曰。往哉。生生。又曰。生生自庸。蓋為優游稱導其初。勸勉之意。使其敏於事功。而無敗壞不振之患也。先后丕降。至汝罔能迪。汝既不能樂生興事。而與我同心。以遷。則是得罪於我。先后矣。故我后大降罪疾於汝。其意曰。汝何不與幼小之孫而相同心。以遷乎。故有爽明之德。自上天而罰汝。汝無所迪。道言無辭。以自免。故也。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柯山夏撰詳解于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汝罔能迪。盤庚上既言今日遷都。將以迪續民命。於天。汝眾不可不遷。故此又以見鬼神之際。禍福之理。微之。盤庚謂我思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勤勞爾先祖。擇民利而率民以遷。故我所以今日大進用汝於列位者。將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且視我無忘先世之德也。我意既如此。苟今日之遷。不能明慎刑政。率民以遷。則是失

其政也既失其政而使臣民皆久陳于此朕邑以遠沉溺之患則無以慰我先王與爾祖之心故我商之高后乃赫然振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於我曰朕地圯壞如此汝何虐害吾民而不視民利用遷乎我不能率民以遷則高后因降以罪疾若汝萬民不以生為念與我一謀同其心相與以遷而乃肆為浮言以鼓惑天下則我商之先后又將大降罪疾於汝眾民曰朕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此皆是我先王有明英之德在天見汝眾民傲慢不從故有罪疾自上天而降加罰於汝汝於此時不知以何辭導迪於天而自免於罪疾乎故曰汝罔能迪所謂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盤庚言此蓋以商人尚鬼故以禍福恐動之也黃帝尚書積善失于政至汝罔能迪無咎曰儻我順汝之意而不遷權柄在下網紀倒植是失于政也儻我隨汝之意而不遷懷安懷土不知避害是陳于茲也則我先王在幽冥之中將大降罪疾曰汝何故法儒而失于政汝何故愚暗而陳于茲使萬民生受此患禍之虐乎是我之遠畏幽冥之中鬼神之見誅矣我不遷則鬼神降罪疾于我夫得罪於人君尚可辯說以逃罪得罪於鬼神雖有辯如儀秦巧如恭顯其能解免乎是知恬恬之策正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也 張氏曰生者進

永樂大典卷七十六百七十七

士

進之謂也夫物生則進而大故生有進意汝萬民不從我以遷是不能與我進進而同心矣夫民之所為既不與君同心則是不能比輔其君者也 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陳經詳解汝萬民生汝罔能迪 盤庚既言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又言汝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必及爾民汝萬民不能趨生生之理及我一人謀所以同心遷都故先后大降與汝以罪疾其說曰何不及我幼孫盤庚比同其心乎先后有英明之德自上而罰汝汝將何道以辭其責乎胡士行詳解予念我先神明后之勞撫爾先先祖予丕克羞迨用爾用懷念爾然如此失于政言遷之此陳人于茲从高后丕乃崇重降罪疾於我曰曷虐沫溺朕而后民汝萬民乃不生生其生暨與予一人歆謀同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盤庚自爾有比同遷故有英明德自上入其罰汝民汝罔能迪事也夫元 以高后在天下之靈傲之故尚鬼也陳大猷集傳汝萬民生汝罔能迪 愚曰生者謂樂業勤事為生養不窮之道也 孔氏曰英德明德也新女王氏曰英一訓明先王味爽玉頤是也一訓養訓云女也不爽是也呂氏曰先后之靈昭昭在上必降罰於汝 愚曰罔能迪猶言不通達也仁山金履祥表註汝萬民乃不生以下民不體君之罪 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尚以

警之異激纂言去死地就生地生其生也此順從也故如刑故之故與差也言汝民不能求生其生而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戾於汝曰汝何不與我切孫順比而故有此失德也先后自上罰汝無能迪迪謂聞導解說以求免融堂錢時書解于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王汝罔能迪上節既言予豈能威用奉畜汝眾恐小人無所忌憚於此乃以鬼神罪疾之說恐懼之李者忠音註若汝萬民不能自生其生為生養不窮之道不及我念謀同心以徙則先后亦將大降罪戾以責汝曰汝何不及我小孫相比附以徙先后之靈昭昭在上故有爽明之德從天而降罰於汝汝至此特難欲求免亦不能通達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

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

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書傳會選蔡氏傳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鄭李反音釋

水經卷七千六百七十七

七

經書卦六及戕慈良反斷都管反孔安國傳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汝共作我畜民至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汝反父祖之行我先后至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陸德明釋文戕在良反又七良反之行下五反斷丁徒反乃祖乃父四本篇三君牙下重言古我先后篇首古我前后孔穎達正義古我至乃死正義曰又責群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今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共治人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傳戕殘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鄆于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戕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美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而有殘虐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

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黃虞書說先王勞來乃祖乃父。故汝共作我畜民衣食溫飽。長老慈切是為畜民。而汝不職厥心。乃有戕害之事。雖包藏不露。而鬼神知之。我先王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懷我先王之德。不平怒汝。乃斷棄汝。雖死不赦。陳絳詳解盤庚既言民不違。則鬼神之罰及民矣。又言臣不違。則鬼神之罰又將及臣。古我先后。既勩勞爾。臣之祖父。我亦念爾先祖之勞。而用汝。俾汝共我畜養其民。汝反有戕。則在其心。傳曰。毀則為賊。則者有物有則之則。同。凡事莫不有法度。有準則。汝乃戕賊其則。我先后安爾之祖父。言爾祖父與我先王。君臣之際相安。而無有不足之處。汝有戕。則在心。則汝之祖父即不安。而我先王亦不安。故乃祖乃父必斷棄汝。而不救汝之死。言冥冥之中。必有譴責也。陳大猷集傳。愚曰。作為畜養。戕害也。汝不肯違。是有戕害之意。在心。綏安。斷絕也。仁山金履祥表。註言君民相體之久。以重明民不體君之罪。吳澄纂言。汝不肯違。非止災及汝身。凡我所畜之民。皆受其禍。是汝實戕害之也。則或云當作賊。漫有畔戈字也。據撫諭之意。汝有戕賊。民生之惡。在。先后知之。以此諭汝祖父。汝祖父亦棄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餘全會通。

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

永樂大典卷七六七七

七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書傳會通。蔡人傳。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

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祥而不救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祥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群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陳氏樸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鄭季友音釋。傳治。平聲。且為去聲。斷。都。玩。反。北安國傳。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乃祖先父。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迪我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聞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陸德明釋文治。直史反。盡。子。息。反。乃告。上。可。反。我高后。本。之。作。乃。祖。乃。父。

孔穎達正義茲予至弗祥。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從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其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聞道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徒乎傳亂治至其貪。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具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貝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其貝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已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蓋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言汝至督之。正義曰訓迪為道言汝父祖聞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忠違父祖父不孝父祖聞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更浩講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崇降弗祥。盤庚之愛民不為不至而民之迷謬未有甚於此時也以言告之不從。又引遷任古人之言告之亦不從乃贊之鬼神以其先后及乃祖乃父之靈而告之其晚之可謂切矣。蓋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

未幾盤庚七年六月

古

禮。盤庚乃因其俗而導之。庶幾其必從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者引先后及乃祖乃父以為辭所以使其知畏敬而從命也。予至克羞者大進汝於安佚之地所以懷保汝也。苟失其政使汝汨陳于茲則先后必以我為虐汝而降罪疾于我矣。高后者若今所謂高祖必指成湯而言也。汝萬民乃不生生生亦進之義汝萬民既不念生主之理是不與我同心則先后亦大降罪疾與汝曰曷不與我幼孫有比。比輔也。汝不比輔我是汝自棄德其罰必自上而降。罔能順其蓄民之心矣。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亦當共我作蓄民之計今當遷而不遷汝必懷其戕害之心。我先后既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豈不荷先后之恩而返念我苟知汝有戕害我之心則必斷棄汝不救其死矣。言祖宗之靈無幽不獨也。商民間之必思其祖宗如在其上矣。其敢不聽予貝玉寶貨也。民之所以重遷總其寶貨而已。今若我有亂政不能禁汝同位使壞之而不留則汝乃祖乃父以汝之故亦訴我於先后以為作大刑于朕孫則我亦當罹其不祥矣。汝不從我遷則汝得罪於我先后我坐視而不遷則我得罪於汝乃祖乃父則其遷也豈得已哉。然則商人豈不懼而從命乎。黃帝言託茲子有亂政同位。至丕乃崇降弗祥。亂治位雖有高下而皆與人主共治故曰亂政同位。治政有位在民上而不恤民具乃貝玉而已。汝又信其誑惑不順我遷故乃祖先父大告湯使作大刑於朕孫聞道湯大積高降弗祥前

篇訓有位無此位。士君子當自識此理也。此篇訓萬民故及之。或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是乎？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鬼神，必省祭禍福。是故國家誥命，必發於宗廟，而盟誓必臨之，以鬼神人心敬戒，懷乎神祇。祖考常在其上也。後世人心放肆，慢言恣行，雖鬼神福善禍淫，其道不改，而人方顛迷，豈能識察？故雖隕越殄滅，而猶不悟。大抵古人鬼神之訓，皆非假設之言也。惟此心耳。紜齋袁燾書鈔古我先后，至崇降弗祥。此是告臣在民言爾。先在臣言乃祖乃父，臣民之別如此。此亦與上章同意。大畧言我若不遷，我定受其罪罰。我欲遷而爾不從，我遷則此罪罰却是爾當之。夫所謂我先后所謂乃祖乃父，皆鬼神也。盤庚何以知其必降罪罰，必降弗祥，此無他，以吾心而知之也。吾之心，即鬼神之心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精狀，吾之精氣遊魂，即鬼神之精氣遊魂也。以吾之心如此，則知鬼神之心亦如此。且都邑圯壞，吾心知其當遷，當遷而不遷，吾心知其為非也。吾心既知其為非，則鬼神亦必以為非。鬼神既以為非，則安有不降之罪罰者？此無他，只緣這是一箇道理。盤庚又不是，且如此說，灼然見得道理是如此。然又須看盤庚說這兩箇勞字，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又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所以以下兩箇勞字者，盤庚之意，蓋謂我先后亦曾勞爾萬民爾群臣，以遷然當時群臣萬民皆不憚其勞，若從我而遷，是蓋以遷為是也。爾之先祖父既從我先神后以遷，今我欲遷，爾乃

憚一時之勞而不我從，爾先祖父以爾為是，予非予，吾知其必以爾為非，安得不降之罪罰？所以說這兩箇勞字，蓋盤庚之意深矣。我不遷，則其罪罰在我，爾不從我而遷，則其罪罰在爾。盤庚與臣民皆一等說，這禍福這意思甚好，不謂人君之尊自有一等禍福，臣民之卑又有一等禍福，皆只是一體言之。後世豈肯如此說，便見得這是三代之時，聖賢之君說話。拙齋林之奇全解鬼神聰明正直賞罰善惡各以其類，無容私於其間。我雖為先后之子孫，苟我虐朕民而不知其所以，拙者則得罪於先后，雖我先王亦不以子孫之故而私之。苟惟汝臣民不與我恊心以遷，而獲罪於我先后，則乃祖乃父安得私爾子孫而不降之災乎？故稱汝之獲戾于上天，又謂乃祖乃父雖欲私不可得也。言我先王既與汝之祖父相與勤勞，以遷今為憐我所畜之民而有戕，則在乃之心以沮敗國家之大計。我先后懷乃祖乃父而告之，乃祖乃父於是斷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左傳曰：毀敗為戕。戕則天下也。蘇氏謂則象也。爾有戕民之象，見於心以戕，則為戕民之象。其說迂也。苟戕則在乃心已為我先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斷棄汝不救汝死，况有亂國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其列位，眷戀於耿色之奢侈，具乃寶貝，貪于貨賄，莫知紀極，而唱為戕賊之言，以鼓惑愚民，則其罪為愈重也。貝水蟲也。古者取其甲以為貨，若今用錢貝者，貨也。王者寶也。下篇曰：無總于貨寶是也。既其罪為汝重，於是乃祖乃父

永樂大典 卷七六七七

乃告我之先后曰作大刑于朕之孫於是開導我先后降下不祥之罰于汝之身也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大抵言今茲之遷乃我高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我不能率汝以遷則是違我高后之意汝不從我心以遷則是違乃祖之意殃禍之來有如影響之速我不可以不率汝汝不可以不從我也夫鬼神之理藏於幽冥杳忽之間而不能以形容想像求也故智者推而遠之而致之於不可測知之域惟男巫女覡之於鬼神然後信其所以與人相接者皆有卓然之實迹其居處飲食與明而為人者無異此蓋愚俗之弊今盤庚與臣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其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相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悅而降以罪疾之言無所不至周公禱武王之疾於三王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其言為尤著明信如此二說則是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於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於巫覡之見哉蓋惟達於理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不達於理而言鬼神則是巫覡而已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深告子路以死生鬼神之理不知生而欲知死不能事人而欲能事鬼神則是不知至理之所在而以求鬼神之情狀臆度而言之非愚則誣也盤庚之

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之心不可訓告此必為先后之所震怒而不赦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蓋王業之基天奪武王之速其三王之心皆所不忍於此也此二者至理之所在極其理而推之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雖其言若親與鬼神相接見其好惡取舍之所在不為厚誣也柯山夏傑詳解盤庚上既言汝眾不與我同遷則我先后必加罪疾于汝至此又恐臣民以為先王雖欲罰我而我先祖父豈不致救我哉故盤庚於是又言汝先祖父必不救汝之意也盤庚古我先后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乃父故我於是用汝為我容民畜眾之官所以答爾祖父之勞也今汝為吾畜民之官乃有戕賊吾民之意在汝之心蘇氏謂則象也有戕民之象見於心汝既有戕民之則在心則我先王惡知必罰於汝必先有以慰汝祖父之心使之不得救汝惟我先王有以安慰祖父則汝之祖父亦將斷絕而棄汝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以致死而不救也然此特坐視先王之罪不救而已若夫我國家或有亂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在列位不以天下國家為念眷戀耿邑之沃饒備具兼有身玉惟知貪冒貨賄莫知紀極則汝祖父不特不救而已且將大告於我高后使我高后作為大刑罰以及其子孫開導啓迪我先后大重降其不祥之事以加乎其身

永樂大典

卷七六七七

矣。具水蟲。古人取其角以爲寶。如今用錢玉。即寶也。盤庚言此。蓋深戒群臣。使之知鼓動浮言。不肯違都者。不特先王降罰。祖先不赦。而祖先且將勸導先王大降誅罰。以及其子孫也。黃舜卿尚書精義無垢曰。古我先王。既與汝祖父同其勞苦。以安養斯民。汝今爲我養民之官。亦當與我同心。如汝祖父之於先王可也。今乃不能繼汝祖父養民之心。而汝包藏賊心。以害斯民。今乃坐使民趨於死地。而不顧非賊心而何。蓋汝祖父與我先王相爲安危者也。我先王見汝如此用心。故將降罪罰於汝。以安汝祖父。汝祖父亦欲安先王。故斷汝而不收棄汝。而不錄不赦汝。以安國家。汝乃趨於死地矣。至於此時。雖悔何及。張氏曰。亂政者。治政之臣也。同位者。與之共天位也。亂政之臣。當以德義事其上。今乃務足於貨寶。則是懷利以事其君者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於是安土重遷。以非義爲民之唱。其罪莫大乎此。夫幽冥之塗。雖若異致。然鬼神之情狀。其與人不殊。人之所好。彼則從而福之。人之所惡。彼則從而禍之。盤庚之遷。始告之以人事。既不聽從。於是又告之以鬼神之事。蓋亦因其俗之所尚而導之者也。陳程詳解。茲于有亂政同位。至崇降弗祥。盤庚既言臣之不遷。則鬼神之責將及爾臣。又言爾臣之中。有貪鄙在位。取人之財。貨無耻者。則鬼神之責亦必及之。亂治也。茲我有治政之臣。汝之共天位者。或有潰貨無厭。道塗之間。遷徙之時。民有寶貨暴露。乃具而有之。則乃祖先父至大告我高后曰。作大刑於我之孫。遂開導我高后重降弗祥之事於汝身。而不汝赦。鬼神之德無私。豈私其子孫而不罰之哉。凡此四段。皆是盤庚質之鬼神先言已。次言民。又次言臣之貪貨者。區區以鬼神之說告之。無乃失之誣乎。然臣民端不可誣也。說者謂商人之俗尚鬼。盤庚懼已德之不足以感民。遂借鬼神之說。以警動其心。俾知所畏。殊不知出明一理。神人一致。人之理即神之理也。合於理者。必合衆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於理者。必不合衆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自後世觀之。誠心既不足。遂以鬼神爲渺茫。荒忽之事。以幽明爲二致矣。盤庚遷都之舉。正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者也。豈誣也哉。胡士行詳解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養民之官。汝有戕則戕民之衆。在乃心。我先后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絕棄諸不救乃死。茲于有亂治政之人。同儕在位。其聚乃貝水。古人取其殼爲寶。玉質乃祖先父至乃告我高后曰。作至刑于朕孫。迪咎高后王乃崇降弗祥。此言不特高祖之靈可畏。而乃祖父之靈亦可畏也。爾臣室穢在治民。乃不同於利民。而惟應朕之沃饒。以爲總貨寶計。

則我高后縱以爾祖父舊勞之故。不欲降罰以傷其意。而乃祖父自不汝救。豈特不救。且將啓告以降不祥矣。陳大猷集傳。子有亂政。同休。主崇降弗祥。孫曹曰。治政同在位之臣。唐孔氏曰。具海介蟲。甲黃白文。取其甲以飾器物。王氏曰。古者以貝為貨。以玉為寶。後言貨寶互相備也。呂氏曰。世家。巨室。聚畜財貨。恐回遷散。夫費用。故搖動百姓。使不肯愛。故以此戒之。愚曰。此章四節。言君不遵。民不遵。臣不遵。我先后與汝祖父。皆所不救。罪疾至刑。弗祥。皆言貨。互文也。張氏曰。至刑。以人平言。不祥。以神事言。葉氏曰。商人尚鬼。說今日。賭于祭祀。高宗形日。祀豐于祀。望賢因俗。以為教人之相。實。有不能動。祖。苟知福善禍。以鬼神為可畏。亦可因其所明。而勸為。望。所以詳及禍福也。呂氏曰。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望。庚言及祖父。誰不敬畏我。北氏曰。見北傳。蘇氏曰。同會。選表氏曰。見書。鈔。陳氏曰。九陳。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王天與。纂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主崇降弗祥。陳氏曰。此以祖父之威靈感動之。薛氏曰。勞。讀如勸勞之勞。謂勞之以遵也。呂氏曰。此告民。故只說爾先。薛氏曰。陳與新陳之陳同。張氏曰。民者高后之民。自高后而言之。故曰。曷虐朕民。張氏曰。對先后而言。則

水集卷七十六言十七

文

已為切。薛氏曰。此與比輔之比。同。與。與。蕭。蕭。所謂其德不奕之奕。同。蕭。蕭。以諸侯不貳於天子為不奕。此書以民貳於天子為奕。自上與洋洋。如在其上。同。我與我。賊之。賊。同。呂氏前止言爾先。此言祖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乃倡浮言。以戕室百姓。爾祖父必將以義斷絕汝矣。蘇氏曰。亂政。猶言亂臣。呂氏曰。此正當時有位者。根本之病。蓋民只知懷土重遷。其罪多在群臣。具具玉而不肯遵耳。張氏曰。既云玉刑。又云弗祥者。至刑。以人事言之。弗祥。以神事言之。甫田。劉氏曰。上篇已有此論。至此。又再三申言之。謂違非已意。乃我先后及汝父祖之意。汝違我可也。我先王其可違乎。汝祖父其可違乎。曰。罪疾。曰。斷棄。曰。至刑。曰。弗祥。言必至之禍。首及我次及汝也。曰。乃祖先父。告我高后。說者謂商俗明鬼。假設是辭。非也。二孔以忠孝為說。其說甚正。深味此章。竊謂物本春人本祖。君民之分。雖異。而其情一也。遷國大事。念昔先王與汝先人。往營創造之艱。今我與汝。跋履暴露之勤。生生之業。悉為區畫。通君民為一家。合上下為一心。想聞其語者。油然動其。庶。蒿。悽。愴。之心。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左右矣。按此章以忠孝為說。固正。然須兼商俗嚴鬼神之意。斯備。

吳澂纂言茲于有亂政王宗降弗祥以上四節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先后與爾民臣祖父皆降之禍尚俗尚鬼因其所畏所信者晚之先儒皆以此一節為責臣然詳其文勢則亦對民庶而責其臣之辭蓋此時臣民咸在盤庚登進其民於前則所誥皆與民言不應此一節獨為與臣言也重鼎釋錄纂註輯錄 鉢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群臣之祖父若真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鉢竊謂此亦大祭言理之所在實諸鬼神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耶乞賜岳誨先生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 纂註 新安陳氏曰大意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融堂錢時書解古我先后至崇降弗祥 上節言言民不生其生而與我同心則先后大降罪疾於此復謂汝等若包藏禍心不特得罪於我高后雖汝祖父之靈亦不救汝之死又所以攻其隱惡破其姦謀也上言勞爾先此又言勞乃祖乃父蓋謂遷都定邑而勞之與今日人情正相反所以數首提此勞字以為諭則者物則之則人之本心皆具此則順之則為善為良戕之則為凶為暴傳曰毀則為賊毀則即戕

則也此專指其在心之事雖然我或得罪於汝眾汝祖父亦不我恕也於此我有亂政之臣與之同位潰貨無厭蓋有汝之貝玉汝祖父必大告我后后曰吾君之臣奪我孫之寶貨是吾君大刑罰於我孫也必導我高后使大重降不祥於我矣上節言高后大降罪疾將自己與民對說及此節言民之祖父之靈復將民與自己對說盤庚 嗚呼今予告汝不晚諭頑惡而言之至此亦可謂懇切矣哉

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

中于乃心

言傳會選蔡氏傳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

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始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搖動也陳氏櫟曰告汝者一定不易矣永敬我所大憂者汝當以君之心為心也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諉正緣群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不當偏為己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于心

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不至於偏私矣不設中於心則人將倚汝身過汝心也。鄒季友音釋經易以故反過去聲又如朱傳易音頃可易矣益及橫戶孟反。陳師凱旁通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中者無過無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各設中于乃心者言此心各以中為準而不為浮言所搖動也。黃度言說事不可已。故告之不易其憂為大。故當永敬絕遠而不相親事何由濟。各安其分而念於道必能降以相從。中苟不設犯分違道必矣。繫齋表變書鈔嗚呼。今于告汝不易至無胥絕遠。不易謂斷然不易也。永敬即無爾忱不屬之患。今日雖敬承我命。明日苟又褻慢而不從。果能永敬乎。大恤恤其大者也。一時違徒有跋涉之勞。此事之小者也。適茲新邑相與生生為無窮之計。此事之大者也。爾當恤其大者毋恤其小者。爾今雖遠若其中有一人萌背叛之心。此便是相絕遠而不能相保以生。要須使之歡欣交通。閭里相保。故曰無胥絕遠。汝分歎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曰分曰各。此兩字當于細看。蓋當時之人浮言胥動皆不曾自去思量。但見上有唱為之說者則下之人皆同聲和之。以為遷之非是。初未嘗反而思之。盤庚於是使之分念。使之各設中焉。各自反之於心。今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七十七

示

日之遷果是耶非耶不可。但隨人浪說各自思量道理。自見夫中一也。今而使之各設中。蓋隨聲是非。乃是人各有心。各設中焉。論到得道理至當處。人心一而已。使之各設中。乃所以使人心之一也。嗚呼。盤庚何以深見斯人之病。而用藥如此之切當哉。蓋古者賢聖之君。其胸中無一毫之蔽。所以深見得他人之心。一言一句。皆切中人心之病。若使其胸中先自蒙蔽。何以知得如此之深。當時所以不從。正緣隨聲是非。不曾各自思念。惟盤庚此心明白。所以灼然見得。黃彝卿尚書精義嗚呼。今于告汝不易至。各設中于乃心。無垢曰。不易者。蓋言一定之理。不可改易也。順之則有福。逆之則有禍。汝當永敬我言。無或中情。當大恤我言。無或輕忽。庶幾汝心變易。上下情通。億萬人之衆。若出乎一家。遐荒僻陋之遠。若處于一堂。而無相絕遠矣。夫上下之情不通。則為否。上下之情通。則為泰。又曰。蓋人之心本自明澈。萬理森然。惟舍此心以合浮議。則此心陷於浮議中。而顛沛錯亂不可復反。儻分其心而不為浮議所染。則能從吾遷居之長計。而吾之中道見矣。夫人心自中。一陷偏說。中則掩蔽。且迷東西者。看斗柄。逃空虛者。喜足音。世皆偏說。儻非賢君為之指南。則中道何由而見。今臣民能聽盤庚之言。則此心安平。中道見矣。張氏曰。分者使之別。其善惡

永樂大典

卷七六七七

獸者使之謀其從違。念則思之而不忘也。惟能分別善惡而後能謀之得其當。惟能謀之得其當而後能念以相從矣。設中于乃心。則無依違顧望之累。而惟義是從。能惟義是從。則知向之不從以違者。皆非違義矣。呂氏曰。我告爾不容易。水敬者。敬之敬於火。勿敬於誓。大恤者。敬之恤其大。勿恤其小。當時人見盤庚舉其先祖父以教我。誰不敬到出。後後為安土重遷之心。惑亂。則敬心去了。如此。乃是暫時之敬。非長久之敬。當時人顧惜貨寶而憚於遷徙。是但恤其小者。到得被水患。地壞。雖性命亦不可保。是恤其小而不恤其大也。又曰。建中于心。庶幾不失之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誰無這箇中。何待於設。孟子說道。是求其放心而已。心何用求。求生於敬。中何用謀。惟是民見得旁一遺。不見這一遺。便偏了此心。而不是中。烏得而不設。胡士行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容易。注以設。反却如字。變也。水敬。水則不止。敬於誓。大恤。大則所恤不在小。無胥絕遠。不宣乃心。疎外於君。汝分歆。謀念以相從。各設立中於乃心。敬不水而恤不大。則惟總貨是念。而與君相遠矣。汝試分汝所謀念者。以從我而立中道以的之。則爾之謀不遷。以總貨予之謀。遷以利民。孰是孰非。有定論矣。分者。不遺責以盡去己見也。設中。則公見矣。而私見自去矣。陳大猷集傳。愚曰。既

永樂大典卷七六七七

至

遷渡河。今我告汝不變易矣。遷國大事。必君臣與民同寅。協慮而後可濟。水敬。火其敬也。大恤。大其憂也。新安王氏曰。胥。相也。不可相隔絕。而不通。相疎遠而不親。愚曰。臣民所以相絕遠而不相從者。由其偏為己計。而不分其所謀所念。以為國計也。故使之分其謀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中。則不至偏倚己私而相遠矣。仁山金履祥表註。勉其體君分石。經作比。設石。經作翁。吳激纂言。水患大可憂。汝當長久敬畏。與我同心。不可相疎遠。隔絕也。陳後陽課義。賢君告庶民。以遷都之難。固在乎敬。君事以分歆。念之勞。尤在乎守至理。以度利害之實也。夫遷都豈易事哉。民能親君。然後事乃有濟也。然非水敬大憂。而分君之歆念。心存至理。以為己之準。則則偏私一起。敬心不存。上侮下慢。情分絕遠。誠不屬。則殆矣。豈能共國念。以相從哉。盤庚。嘆遷徙之難。言君民之所以相與者。若此。其重也。嘗謂人之一心。固賴乎主敬。以立事。尤賴乎明理。以度事。主敬以立事者。固能分君之圖念。以憂其事。明理以度事者。必能燭知夫利害。以成其事也。是故。設中理於一心。以為事物之主宰。否則所守非中。則本心無主。私意橫生。惑於浮言。昧於利害。傲上之命。安能久。分君之歆念。從己之康安。能永敬君之大恤。上下之情。至於絕遠。君有命而民弗率。民有欲而君不從。故

盤庚於率民遷徙之際。復登進而告之。蓋以耿為舊都。地於河水。小民蕩析離居。固有定極。遷徙圖安。理所必至。然非易事也。世臣安於土而不肯遷。小民惑於言而不欲遷。終於危亡。墊溺此盤庚之所大憂也。而民則不知救其憂。盤庚之所圖念也。而民則不知分其念。原其所以。皆由一心不能設中。則人倚其身而遷其心。殊不知遷新邑者。理所當遷。憂其害者。理所當憂。圖念其安利者。理之所當圖念者也。凡厥庶民。當思遷徙之難。當永敬我之所以大恤者。則君民相親。分君之所圖共圖之。分君之所念共念之。君降其尊而接乎下。民忘其卑而親乎上。君民之分雖殊。而君民之情特厚。相與撥事物之宜。審利病之實。各有不偏不倚之準。則存乎胃中。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則自然不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矣。夫盤庚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速。故其說之也詳。恣嗟慨。言有盡而意無窮。是以遷殷之後。不敢忘其難。不敢弛其敬。君民一心。相親圖濟。後先王之都。紹先王之業。卒為殷之賢君。良有以夫。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完。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水經卷之六十七

主

書傳會選蔡氏傳。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完。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間。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飭之。鄒季友音釋。經無傳。無與母。通易。火益。及種之。乃及。黃度書說。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况常有異論動搖。或恐姦邪乘間。而作必當周防也。古善與。蹈顛越。墮不順。理不恭。急傲。今法惡逆。不道不敬。暫遇人而劫奪之。自了於外。為完於內。小者劓。大者絕滅。無遺育。不使易種于新邑。黎齊末。樊書鈔。當時所以不肯遷。只緣大家巨室。各有寶貨。深恐道塗之間。或遇姦完。致遭劫奪。所以唱為浮言。阻結其上。盤庚深見得當時之病在茲。故前面既說。其乃具玉。此又嚴暫遇姦完之刑。暫遇者。卒然相遇。即為姦完也。蓋當時豈能一一皆是好人。小人惟利害是視。何所不至。萬一道塗間。或遇劫奪。這便瓦解。渙然離散。如何遷得成。所以其刑。須着用大故。嚴劓殄滅之。無遺育。直是皆滅了。更無遺類。凜然有甚可畏者。予則孛戮。此乃治軍之刑。今而以孛戮之刑。施之遷都之時。雖曰軍容不入國。然這事非十分嚴不可。此便見得古人之嚴。不拘於常處。盤庚之詰。雖曰寬然。嚴處。直是嚴。蓋不如此。不能成事。後世所以做事不成。皆緣是不知變古人

處事通變不執直是與後世不同當時固不用此刑但其號令不得不如此嚴號令既嚴則人知所畏避而不敢犯人既不敢犯則又曷常果用之耶拙齋林之奇全解嗚呼今予吉汝不易至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不易釋文作易字讀今當作易字讀盤庚既以至理之所在推說鬼神之情狀論其吉凶禍福之不差借者盡於此矣於是嗟歎而告之曰今我之遷都謀計之已深思慮之已熟計在必行而不可變易也汝當敬此憂恤之事憂我之憂而無與我絕遠而使君民上下之情不得通也蘇氏曰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則始矣汝臣民皆各以其類相與謀而思念從我以遷各設中正于汝之心無為浮言橫議之所移奪其或有不善之人為不道以至於顛越我之命而不恭與夫暫遇姦究之令是皆不能設中于乃心也故我論其輕重而加之罪輕則剗之重則殄滅之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易種者唐孔氏曰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據此文理但是做上從康不肯從我以遷之人初無繫於劫奪之事夫劫奪之事國有常刑無俟於告戒之也其曰暫遇姦究者大抵肆為浮言之人暫遇二字類不通姑且闕之黃彝卿尚書精義乃有不吉至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無垢曰盤庚遷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七十七

重

于新邑正欲丕變弊俗一登于先王之世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容有凶殘小人得與於其間哉使凶殘小人得聞此戒姦心消縮善心油然而盛之所願也張氏曰不能順命則為不吉不能循道則為不迪顛則不能以自立越則不能以守中不恭則不能以飲上柔聚於外而為姦剛窮於內而為究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究其罪之輕者則剗之其罪之重者則殄滅之蓋其教之之篤則其刑之之重不為過矣以謂不如是則無以威之使畏而事無由濟矣呂氏曰今日過這一縣明日過旁一縣謂之暫遇是這般時節姦人易得因此為姦究他平日所以不敢做姦究者必謂人識我姓名住處容易捉得見所以不敢至別暫遇處必說是時我暫時去此縱我做姦究我明日便去矣又誰識得我又如何捉得我此是道路之大病故盤庚須要子細根治陳大猷集傳愚曰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者及暫時相逢過於道途而為姦為究者我於輕者則剗之重者則殄滅之無容其遺留長養無使移易其種於此新邑王八曰前既告以鬼神之禍此又告以刑罰之威呂氏曰見蔡傳仁

山金履祥表註嚴一時在道之禁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

家。

書傳會選蔡氏傳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誠用也。

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陳氏襟曰。生生。養生不窮之道也。本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乃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鄭季友音釋傳。無音。孔安國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群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傾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

我乃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剝。剝育。長也。言不吉之令當剝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陸德明釋文。易。以中反。注同。速。于萬反。又如字。注同。汝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墮。于缺反。暫。才淡反。剝。魚若反。徐吉。反。珍。從。共。易。如字。又以。故。反。注同。長。丁又。反。下。道。長。同。毛居正。正誤。無胥絕遠。作絕。誤。絕。从。糸。从。邑。邑。子。劣。反。勸。

斷也。从刀。从巴。巴。古作巴。扁。旁。節。字。非。從。邑。也。重言往哉。七。舜。典。二。本。篇。微。子。之。命。康。誥。畢。命。文。侯。各。一。今。予。將。試。以。汝。遷。二。並。本。篇。互。注。左。哀。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馬。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其。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不。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剝。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孔。穎。達。正義。嗚。呼。至。乃。家。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嘆。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群。臣。臣。分。筆。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為。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剝。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不。易。之。事。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

水經大輿卷本六百七十七

音

永樂大典

卷七六七七

顛隕至於內。正義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過。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內。為。宄。在。外。曰。姦。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傳。則。害。至。新。邑。正義。曰。五。刑。載。鼻。為。劓。故。劓。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傳。自。今。至。稱。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顛。越。不。恭。暫。過。姦。宄。則。珍。謂。割。絕。易。種。相。染。易。水。建。乃。家。謂。賜。族。命。氏。史。浩。講。義。連。國。大。事。也。周。官。大。甸。之。禮。三。遷。國。居。其。一。非。有。大。利。害。存。亡。蓋。不。可。以。輕。舉。謂。之。大。郵。大。郵。者。大。憂。也。今。于。告。汝。不。易。者。言。無。反。汗。也。水。敬。大。郵。者。命。不。可。慢。此。連。國。之。事。當。同。其。憂。患。無。相。絕。遠。也。無。相。絕。遠。則。汝。愧。不。辱。不。暨。有。比。之。患。去。秀。汝。分。歎。念。以。相。從。既。分。其。所。為。所。念。以。從。君。各。從。中。于。乃。心。

永樂大典卷七六七七

重

則。倚。乃。身。迂。乃。心。之。患。去。秀。患。既。去。矣。不。可。不。立。法。以。與。民。共。守。其。啓。行。之。初。苟。無。紀。律。亂。亡。繼。之。矣。乃。有。不。吉。者。自。災。于。厥。身。也。不。迪。者。舍。德。而。不。惕。于。一。人。也。顛。越。不。恭。者。行。止。無。序。而。自。作。弗。靖。也。暫。過。姦。宄。者。猝。然。相。值。而。取。其。貝。玉。于。同。位。也。凡。此。皆。劓。珍。滅。之。則。則。其。罪。輕。珍。滅。則。其。罪。大。使。無。遺。種。于。新。邑。其。約。法。如。是。民。豈。敢。犯。乎。其。無。所。犯。得。至。于。新。邑。者。則。當。勉。其。生。生。之。業。今。于。將。試。以。汝。遷。水。建。乃。家。者。是。不。從。命。者。不。得。至。于。新。邑。從。命。者。建。立。室。家。民。將。何。為。乎。亦。曰。從。之。者。如。歸。市。爾。自。盤。庚。一。遷。之。後。八。世。不。遷。水。患。不。至。民。得。抱。子。弄。孫。養。生。喪。死。豈。非。盤。庚。之。惠。而。盤。庚。水。建。乃。家。之。說。若。著。龜。之。驗。可。謂。賢。聖。之。君。矣。祭。齊。表。變。書。鈔。往。哉。生。生。至。水。建。乃。家。易。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二。字。不。可。不。于。細。看。內。外。精。粗。皆。在。其。中。自。能。離。地。壞。之。處。適。茲。新。邑。得。以。安。居。樂。業。室。家。相。保。此。亦。生。也。然。所。謂。生。生。者。不。特。是。活。在。世。上。水。底。蒸。民。之。生。此。之。謂。生。豈。徒。其。形。生。而。已。哉。苟。不。明。道。理。雖。生。無。以。異。於。死。者。如。此。說。生。又。進。一。步。若。更。向。上。說。則。為。善。而。進。進。不。已。日。新。又。新。有。無。窮。之。意。焉。此。所。謂。生。生。也。須。知。是。若。精。若。粗。皆。在。其。中。拙。齋。林。之。奇。全。解。既。告。之。以。設。中。于。乃。心。不。可。肆。為。顛。越。姦。宄。矣。於。是。又。總。結。之。曰。自。今。已。往。汝。當。樂。生。興。事。以。厚。其。生。無。繼。

於舊都而失此長久之業。今我將涉河。試以汝遷于亳邑。永建汝之家。使汝子子孫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亳邑。成湯之舊都。王業之所基也。使商之君能審其治亂之勢。世世而守之。則其社稷無疆之休。且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盤庚既自耿邑而遷于此。以致中興之治。而後高宗之興亦在亳邑。蓋商之興王。未有不在亳邑者。而其後世有後亳邑而遷于水之南。商俗靡靡。而至於紂。君於朝歌之地。夫朝歌者。非使民務本從農之地也。是以習為奢靡淫侈。以至於亡靡靡之樂。蓋此朝歌之風俗也。柯山夏侯詳解為呼。今于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盤庚上既言以鬼神之情狀告之。使知所畏懼。不敢不遷。故於此又嗟嘆而言。所以決其計也。盤庚之意。蓋謂今我遷都之謀。慮之已熟。故所以告教於汝者。已不可變。易汝當長。敬此憂恤之事。與我同憂。其憂不可相絕。遷而使上下之情不通也。蘇氏謂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心一德。而或相絕。遷則息矣。此說是也。君臣與民既不可相遠。故汝臣民須當分謀而念。所以遷都之事。所謂分謀者。謂各以類相與謀也。既言分獻念以相從。又言各設中于乃心者。盤庚之意。謂汝臣民今日所以不肯遷都者。緣各有私心。故為浮言之所惑。今欲以類相與謀其遷都之事。要當各設中止于乃心。則其心正而無私。

永樂真卷千六百七十七

美

則浮言不能入矣。其或有不善不道之人。屢違顯越我之教命。而不恭敬者。徒欲在此舊都時。暫逢人而行奸宄之事。如是之人。皆不能設中于乃心者也。故我於是論其罪之輕重。輕者則剝其鼻。重者則殄滅之。至於死無所遺漏。而再得生育之道。所以如是者。蓋以儆上從康。告教至此。猶不知化。是頑黷不可話言者也。盤庚不欲使得為難于茲新邑也。盤庚既告臣民。謂不肯遷者。我必誅不赦。故又飭之曰。汝眾須期於必。往能往。則能厚其生生之理。惟往于新邑。而可以厚其生生之理。故我於是將涉河。試與汝眾遷于亳都。以永長建立爾之家。使汝子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故曰。永建乃家。黃彝卿尚書精義。往我生生。至永建乃家。無始曰。謂自今以往。各務為生生長久之計。永使汝父子兄弟夫婦上下。熙怡康樂。與我國家同享安榮也。史曰。勞於從事者。天下之常情。巧於誘民者。人君之智術。自湯至於盤庚。遷都者八。而見於經者。有五。斯民跋涉於深險。奔走於寒暑。提挈抱負。區區然怨怒至是。而懷土重遷。蓋其常情。無足怪也。盤庚於是可不巧為誘掖之說。而動其不回之心哉。自今之遷。當建立之家室。一勞而無忤。一定而不改。生聚於斯。當不復為前日之紛紛矣。誘掖至此。豈智術之不得已哉。薛季宣古文訓。于惠哉。先神后出。營尔先于丕。

声羞企用襄余然失方政。教于兹高后丕尊。密奉事。曰害。獻。民。女。万。民。粵。亞。生。生。泉。子。式。人。繇。同。心。先。后。丕。奉。身。女。事。叛。曰。害。亞。泉。獻。幼。孫。广。坎。故。才。莫。惠。自。上。斤。勅。女。女。空。耐。迪。古。族。先。后。无。慈。粵。祖。粵。父。女。共。凶。族。畜。民。女。才。狀。割。聖。粵。心。族。先。后。粵。祖。粵。父。粵。祖。粵。父。粵。勒。弃。女。亞。救。粵。荒。兹。予。广。尚。政。同。位。具。粵。具。王。粵。祖。先。父。丕。粵。告。族。高。后。曰。凶。丕。到。考。舫。孫。迪。高。后。丕。粵。密。奉。亞。伴。饒。摩。今。予。告。女。亞。易。恩。敬。大。卸。亡。胥。隆。連。女。分。繇。志。吕。昧。刃。各。設。考。考。粵。心。粵。广。亞。吉。亞。迪。顛。成。亞。龔。替。遇。恩。交。族。粵。割。少。盛。坐。亡。遺。育。亡。昇。易。繇。考。兹。新。邑。往。才。生。生。今。予。將。試。吕。女。魁。眾。連。粵。冢。先。王。以。能。勞。徠。爾。先。故。我。能。進。爾。用。以。懷。爾。者。如。此。我。有。失。政。及。物。先。王。將。以。虐。民。罪。我。爾。不。與。我。同。心。比。恩。厚。爾。生。生。之。道。先。王。亦。將。罪。爾。謂。爾。故。相。違。矣。降。爾。罪。疾。伴。爾。無。往。而。順。爾。之。祖。父。與。汝。俱。受。我。之。奉。養。汝。心。有。害。於。我。爾。之。先。祖。既。綏。像。我。先。后。之。德。將。斷。弃。汝。而。致。汝。于。死。我。今。有。治。亂。之。士。同。位。為。政。爾。罪。當。死。爾。尚。自。具。貝。王。之。賂。先。后。將。從。爾。先。之。請。大。降。罰。于。爾。躬。我。固。不。易。是。言。爾。宜。終。敬。德。還。國。之。容。郵。人。情。不。甚。相。違。自。宜。為。念。以。相。從。而。以。中。道。存。心。自。然。依。乃。身。過。乃。心。者。無。得。齊。動。爾。矣。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設。心。於。未。發。之。地。則。未。嘗。不。正。感。物。而。動。則。

使移其種類於此新邑。雖未有此事。而不得不先為之慮也。觀盤庚於首篇之本意。曰罰及爾身。弗可悔。而中篇又為是言。非古人重於刑罰也。首篇則使之必從。中篇則懲其姦宄。亦使之必從。盤庚之用心。可知矣。往者自今以已往。長趨生生之理。今予用以汝遷。則水建爾之家。汝當共為無窮之計也。前言安定厥邦。土既安定。則家可以水建。詩曰。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者。如語所謂居其所之所同。蓋有去後得所。先邦而後家。理也。亦勢也。胡士行詳解。乃有不吉。言不迫。通類。性越。喻不恭。替替。時過。所逼。姦宄。我乃剝。小者則珍。滅大者。殄之。無遺餘。育春無俾。易變易也。種。惡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水建立。乃家。陳大猷。集傳。往哉生生。至水建。乃家。葉氏曰。往哉。遣辭也。生生。勉其為生生之道也。愚。曰。猶古行。夫勉之也。愚曰。今予將用汝以遷。水建立。汝家。所謂一勞而永寧者也。前古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此古將試以汝遷。水建。乃家。至文。先意。然於篇終。但言家。又以誘其樂從也。仁山。金履祥。表註。勉。悠。大。定。居之計。王天與。纂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水建。乃家。莆田。劉氏曰。此結上文訓誥之辭。呂氏曰。水敬者。敬之工夫。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不恤其小也。盤庚訓誥。人之敬心。已生。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後動。則敬心又

水集與卷七十六百七

天

敬。是替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顧借貨財。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果不保。是不恤其大也。所見。亦大。故。朱傳。劉氏曰。盤庚委曲詳論。不曰舍汝之歎。而曰分汝之歎。不曰舍汝之念。而曰分汝之念。爾忘家。公爾忘私。吾固未遺責汝矣。自今以始。一為己謀。一為國謀。一為己慮。一為國慮。汝尚庶幾焉。呂氏曰。暫過謂時。暫相遇於道路。以人未必知。遂行姦宄。此道路中之大病也。鄭氏曰。易移也。莆田。劉氏曰。水敬。大恤。即前所謂欽念。以忱也。無齊絕遠。即前所謂暨予一人。歎同心也。汝分歎念。以相從。即前所謂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丁寧告戒。辭窮理盡。然後告之。設中乃心。蓋人心各有中正之理。昔迷而今悟。昔違而今順。係乎此中之設。與不設。耳。既順矣。既遷矣。乃至有不順者。不道者。犯上者。奪人之貨者。不過不肖。不可話言之人。然後珍戒之。利加焉。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凡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君也。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凡再言之。謂將為臣民。建家非止為國。定都也。字字句句。起結相應。昔人乃謂盤誥。詰曲聳牙。竊所未喻也。吳澂。纂言。往哉生生。至水建。乃家。往哉生生。往新邑。以生汝之生也。書釋題。往哉生生。陳氏曰。生生不獲。猶言子孫蕃衍也。融堂。錢時。書解。嗚呼。今

永樂大典

卷七六七七

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不遵不行我之言也。上言將試以汝遷。則曰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則曰永建乃家。上舉邦國大體而言。此則切斯民之家而言。語脉相承。而意益緊切。朱祖義句解盤庚作。盤庚率民而起。惟涉河以民遷。涉河而南。以民遷宅。乃詰民之弗率。乃詰古陳述向。未不率之民。誕告用亶。其有衆大。吉以言。用誥。吉以子於衆人之心。咸造勿。聚在王庭。臣民咸至。王庭亦皆以誠信。應上命。無敢有疑。抑者。盤庚乃登進厥民。盤庚乃升其民。而往至前。曰。諭之曰。明聽朕言。汝當明聽。朕之言。無荒失朕命。無違如前日之是。是違天我之教。命嗚呼。嗚呼。嗚呼。古我前后。盤庚已前諸君。罔不惟民之承。凡有施焉。無不惟民是順。保后胥感。民保衛其君。相與同其憂感。鮮以不孚于天時。少有不克。元特以超。平。克殷降大虐。以大於殷。家屢降大虐。罪如。當與相皆有水患。先王不懷。是以先王不敢懷安。故也。厥攸作。其所作。為視民利用遷。必視民所利而用之。以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民何不念我先王遷都之憂。聞之後世者。承汝俾汝。惟喜康共。我今日遷。不遵。唯汝民情。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若非汝有咎。非汝有罪。咎。比于罰。故遷。遷使汝比。比。于。若。願。懷。茲。新。邑。我。所。以。順。呼。汝。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亦。惟。汝。故。亦。肯。錄。汝。之。德。

永樂大典卷七六七七

完

以丕從厥志。所以無從汝之志。願。今予將試以汝遷。今我深用以汝遷。安定厥邦。安定其懷。於其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汝民乃不愛我心之所困。者。在於欲遷。乃咸大不宣乃心。乃皆大不宣布汝之腹心。欽念以忱。欽念以忱。動于一人。感動於一人。爾惟自鞠自苦。是汝自取困窮。自取痛苦。若乘舟。譬如乘舟。汝弗濟。汝不以轉而濟。臭厥載。特臭其所欲之物。爾忱不屬。於汝忱。誠有所不屬。不能從我遷。惟胥以沈。惟相與及於沈溺矣。不其或積。爾乃不能措考。是非利害所居。自怒曷瘳。他日。罹其禍。雖自能。何所身。非生。汝不謀長。汝不謀為長久之計。以思乃災。以思汝不遵之災。汝誕勸憂。是汝大勸勉於憂之道。今其有令罔後。今但有目前無長久之計。汝何生在上。汝何以得久生在上乎。今予命汝。今我命汝遷宅之計。一定不易。無起穢。以自臭。無此浮言。亦臭。如起穢惡之物。非特臭及他人。適所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恐奸人好生事。倚托汝之身。適乃心以違。由汝之心。偏浮言。以惑衆。遂。更其說。以謂衆人之情皆如此。有此等。人。汝不可輕信。予逆續乃命于天。我所以將汝遷者。但欲迎遷。接續汝命于天。予豈汝感。我直以威脅汝。或用奉畜汝。欲奉養汝。畏民而心。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因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已諸君。皆勸爾先祖。平民。

以違于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使我今日大能是州而於何位者用懷爾祖
 之勞所以如此。失于政。可今日爾位不能率民以違是失其政也。陳于茲
 不當又希於朕。而欲若之。是陳于茲也。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我身高后
 乃赫然震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於我。曷虐朕民。故地地壞如此。汝
 何虐害我民而不違于。汝萬民乃不生。汝萬民乃不以生。主為念暨于
 一人歎同心。與我一人謀同其心以違。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則我先后
 又將天降與汝以罪疾曰。曷不暨朕切孫有比。故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切
 小之孫有所親比。則與共違于。故有美德。此皆我先王有明賢之德在天。
 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有比罪疾。自上其罰汝。乃自上天降罰於汝。汝罔能
 迪。汝將何道以辭其責。古我先后。自成湯至祖乙。既勞乃祖乃父。既以違
 都之故。勞爾祖父。汝共作我畜民。故我周汝共為吾民。畜養之官。汝有戕
 則在乃心。汝乃有戕賊吾民之象在汝之心。我先后罔乃祖乃父。則我先
 王必先有以安慰汝祖汝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使汝祖父乃斷絕違棄。不
 不救乃死。言汝汝受先王之罪疾而不救汝死。茲于有亂政同位於此。果
 有亂政之身。神交立靈罔在列位。具乃具玉。是懲汝也。汝既備具貝馬。為
 水鳥。古人取其甲鳥寶。如今用錢。玉亦寶也。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辛

汝祖父將大告我先王曰。作丕刑于朕孫。可作為大刑罰以及於我子孫
 迪高后又聞事。遂迪我先王。丕乃崇降弗祥。大重降不祥之予於汝身。而
 不汝救。嗚呼。嗚呼。嗚呼。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公我告汝不可改易。永敬大悔無
 吝絕遠。汝分歎念以相從。汝分其謀。分其念。各日為謀念以相從。我無同
 謀合辭。以為不可違。各設中于乃心。各設中止于汝心。無徇私情。而忘公
 理。乃有不吉不迪。乃或有不善不道之人。顯越不恭。顯覆違越。我言不恭
 我言。皆遇姦究。徒欲狀色。時皆違人。而為奸究之象。我乃剝殄滅之。我乃
 輕則剝其象。重則殄滅之。至死無遺育。無使遺漏。再得生育。於世無俾易
 種于茲新邑。無使粘其種。歸於此新邑。往哉。生靈。往新邑。則可厚生。主之
 理。今于將試以汝違。今我將試與汝衆違于。是斯永違乃家。以求長建立
 爾之
 矣。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呂鳴揚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

卷七六七七

